

雲端

她再次出現。

「醒來！醒來！」我在心裡抗拒、吶喊著。

她站在我面前，高挺的鼻尖幾乎碰著我。她似乎覺察我的排斥越來越乏力，稍猶豫後，下定決心，終於張開手臂，撲向我，緊緊地，幾近死命地擁抱，體溫透過細膩而軟柔的肌膚傳來，那種絕對真實的感覺，讓我無法呼吸，只能順著她的心跳，艱苦而急促的喘息。

這不是夢。

我伸手輕輕地撥弄她額前凌亂的髮絲，她緩緩地仰頭，晶瑩的淚珠沿著粉頰滴落，才一瞬間，淚珠幻化成一道道白色強光！我來不及驚呼，她已經融入強光中。

我睜眼望著窗外斜角射入的晨光，光影中細碎飛揚的野馬塵埃，如同我凌亂的情緒，這的確是夢。

「這樣的夢聽來也還好，不至於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吧！」家醫科的醫師眼睛盯著電腦螢幕上的病歷，語氣平淡。但是，相同的夢境反覆出現，沒有推進的劇情，沒有結束的徵兆，怎麼說都不像是正常的。

「工作壓力常會以各種形式在夢中釋放，如果不影響睡眠品質，應該是有正面意義。詳細情況，如果覺得有必要，大約要到大醫院做腦部斷層掃描，費用不便宜哪。」

我懷疑此刻醫師真放在心上的，應該只是：眼前這傢伙，兩個月掛三次門診，不知是小題大作，還是蓄意找碴，稍後，寫診斷和開處方又是一層麻煩，沒有足夠的說明，向健保局請款都會惹麻煩。

「這樣吧，給你一些百憂解，睡前吃，半顆，覺得沒問題就別吃！」不管如何，醫師像是仔細斟酌後的決定。我點頭說謝，舒緩彼此的尷尬。

領藥時，櫃台的男藥劑師正和護士吱吱喳喳地閒聊著。上午十點，沒其他的病患，原本狹窄的診所，感覺變寬闊了。年輕的藥劑師不時停下手，格格地陪笑，那幾顆乏善可陳的百憂解，即使心不在焉也不必擔心搞錯。給藥時，他還是盡責地把醫師的話又重說一遍：「睡前吃，半顆，覺得沒問題就別吃！」

診所外的天空一片晴朗，是正常上班日該有的樣子。診所旁是一家頗有規模的通訊行，門口排出一列聲勢浩大的廣告旗，說的是通訊費率的折扣優惠，又是筆電免費送，又是百萬全民大摸彩。國內電信公司就固定那幾家，代理業務的通訊行卻是一家接著一家開，令人納悶的是，這手機、門號也不能拿來吃喝，怎搞得像便利商店密集呢？

認識一位在通訊行工作的門市小姐，雖然不熟，也還有彼此的手機號碼。

「電信服務的業績壓力是很可怕的，老闆隨時在招募業務員，可是哪來那麼多業務？不過就是藉口募員，像老鼠會抓人脈，然後兩萬、四萬、六萬業績一路往上調，達不到業績，識趣的就自動走人，老闆底薪也省下了，穩賺不賠。」記得當時她是這麼說的。

和電信門市的業務小姐聊天是很愉快的事，她們彷彿經過特別篩選和訓練似的，儀態端莊不說，講起話來，半是鼻音、半是齒擦音，先口腔共鳴，後婉轉發聲，本身的魅力遠比促銷的內容動人。當然，對這些迷人的門市小姐，基本上還是只能以洽公的心情，公事公辦，真要多扯兩句，被當是騷擾，瞪白眼，也就自討沒趣了。

我遇到的，那位名叫而玉的業務不一樣。開始就不打算公事公辦，她低聲下氣地和我談門市業績。

「這是我正式上班的第四天，我們的團績超低，我的月績還沒破蛋，我一定會給最高優惠，不管怎樣，算是求你，幫忙衝點業績嘛！」

最後我聽她的，辦了中低月費的門號。和她優雅的身材、動聽的聲調無關，也許和她坦率的低姿態有些關係，但絕大部分的原因是，她送我一部據說市價三千元的手機。「雖然不是什麼大廠名機，功能也陽春，卻是真心感謝你，才自掏腰包送你的禮物呦！」

後來因為對手機不熟，找她詢問。當時門市冷冷清清，想到曾經提過的業績危機。而玉調著手機，壓低嗓子說：「手機門號市場早已飽和，除非遊說客人換門號，否則哪來業績？這就是我們這些美媚的宿命，為店長賺錢。真希望哪天換我搞個店，也當店長！」結果我又接受建議，花二千元買了配件包，含備用電池和旅行充電座。

美聯社統計，十八至二十九歲族群是手機的高度用戶，百分之七十五的使用者二十四小時開機，通話時數每週超過二十小時。人們為什麼需要手機？社會心理學家認為，高度依賴手機者都有自信不足與常態焦慮的問題，他們焦慮的不是無法聯繫他人，而是無法被聯繫到。保持開機是基本的社交禮儀，如實地接聽手機才能帶來愉悅與滿足。

我也無法拒絕手機。

公司即將外移，我負責的美工繪稿得天獨厚，可以「根」留台灣。老總當然不是因為我不喜歡，所以不用一起外移，事實上，我和生產部門長期以來就是透過網路互傳資料，跟著公司外移，除了多支領薪資補貼外並沒有多少意義，何況美工創意人員是公司的重要資產，人才外放反而提供給競爭業者就地挖角的機會。不管如何，老總開出不必外移的條件是很友善的：「辦個門號，手機保持廿四小時開機，讓我隨時找得到人，工作不耽誤，不會有人管你。」

但是，我實在不喜歡手機。

辦完門號那天，在浴室，我脫下衣衫，讓自己一身精光，從鏡面，一路欣賞著自己輪廓明顯的胸大肌、上臂肱二頭肌和腹直肌，直到私處隱約昂揚的性徵，這讓我興起一股莫名的感動。我輕輕地撫摸那令自己滿意的肌肉，感動的情緒如攪動加溫的蜂蜜，急促地黏稠化，推向極度的亢奮。忽然，猛烈、高亢而陌生的嘻哈風手機鈴聲響起，是我客廳裡，長褲後袋的全新手機。

我光著身，衝出浴室，慌亂地翻找褲袋裡的手機，好不容易抓出手機、按下正確的接聽鍵，「嘟…」那悶沉而充滿戲謔的聲音，迅速從手機滲進房間裡，隱匿在周圍透明的空氣中，企圖碰觸我最私密的生活。

我直覺，一種熟悉而可怕的無形力量在我成熟的廿六歲，即將重新登堂入室。

十五歲那年，我第一次獨自出遠門。說出遠門其實是誇張的，那是離家三公里外的一條熱鬧街道上，專放二輪影片的戲院。入秋季節，傍晚以後，路面殘存燠熱，晚風卻透著涼意，我穿著學生短褲，踩腳踏車，興奮而驕傲。

走過戲院高架的台階，到售票口時，出了點意外。原先的電影下片了。售票小姐不理會我的猶豫，高音量地催促我，我別無選擇，買票、進戲院。

戲院裡觀眾不多，前排的位置更是空盪，我摸黑找了第二排右側的位子，隱密而自主的小小空間。電影片名很陌生。是出了點意外，但截至目前我心情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。

一位中年人坐到我左鄰。隨後偏過頭來問，演的是哪部片？我照實回答：不知道。中年人仰著頭，顯得錯愕，然後從喉底發出呵呵的笑聲。

再不久，中年人側過身來問：穿這樣的短褲會冷不？我還沒回答，他兩隻手已經沿著我大腿的內側往上撫摸，我大腿根部傳來短暫的異樣快感，然後背脊一陣寒慄，幾乎是同時，我推開他的手，起身，衝出戲院。戲院外的街燈黯淡，處處透著詭異，我慌亂而無助。

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我努力去忘記這場景。然而，那雙暗黑中游動的手卻一直清楚地烙印在我腦子裡，即使只是瞬間碰觸。

讀廣告設計科時，我把那雙手畫進作品：微張卻強悍有力，緊繃而猙獰的靜脈血管不規則的穿梭在肌理間，卷曲的手毛烏雲般、茂密地覆蓋手背，其中幾根毫芒還誇張地透著黑亮。完美的寫實風格。

我的指導老師對這張設計很有意見。「設計是創意的表現，寫實可否成為創意的主題元素，恐怕有爭議。退一步來說，如果只想運用特殊的版面架構來襯托主旨，那麼放一張高解析度的照片會有更直截了當的效果。現在，這幅寫實素描雖然精緻，但從整體設計來看，毫無力道可言。套句俗語：烏龜吃大麥，是糟蹋了！」

然後，他抓起炭筆，熱心而盡責地為那雙手作修辭，先是柔化粗暴的掌形，然後讓掌心抓握著一道實象化的白光，光是抓不著的，於是那些光芒像穿透手背似的從指間迸射而出，整隻手變得更模糊。很吸引人，但是和我的印象毫無關係。

「意境化會讓作品變成藝術，也才會變得雋永。」老師看著親手修正後的圖稿，很滿意地點頭。

為了成績，我毫無異議地依照老師的要求修改。

不久，年輕的老師神色驕傲地告訴我，那作品他幫我送件參賽，而且在全國學生美展中榮獲首獎，我們的名字同時見報。

事情並未結束，此後老師不斷提供參賽訊息，我的作品在他的「親手修飾」下，一再獲獎。我毫無喜悅的理由，那過於熱切的手，將不會輕易從我的創作過程抽離，某些意義上老師和陌生男子騷擾的手，並沒有多大差別。而我，沒有更強的自主能力，同樣只能孱弱地嗟嘆。

即使如此，我必須很肯定地說，那些和我的夢都沒有任何關係。

Hobson 與 McCarley 在 1977 年提出夢的「活化－合成」理論：大腦在作資訊處理與固化長期記憶時會隨機釋出一些神經脈衝，就像打掃時無意間揚起的灰塵一般，在睡眠時這些脈衝被大腦重新解讀成有意義的訊息，並正經八百地加以處理，所有光怪陸離的影像、聲音、思考或感覺雖然都是主體經驗，本質上卻完全是非自願的錯誤。

關於我「非自願性的錯誤」是公司外移這半年來開始的：

首先，在稀疏亮點的背景下，一只眼睛淡入，眼瞼微闔，我猜是女孩的，純粹猜測。不久，另一只眼睛也來了，漂亮完美的一對眼睛，如我所期待，是年輕的女孩。我懷疑，為什麼沒有眉毛？這時娟秀的蛾眉緩緩出現。我覺得，她該有高挺的鼻子搭配那雙迷人的眼睛，果然，她的鼻子以最接近我要求的高度出現。我可以讓她有櫻桃紅的唇嗎？我小心翼翼的許願，僅僅是這樣想，兩片豔潤欲滴的唇就迅速浮上那結構、比例幾近無瑕的臉模。在夢裡。

她短髮俏麗，身材勻稱高挑，穿著淡咖啡色的細肩帶連身裙，黑色微透的玻璃絲褲襪，淺灰色的短靴。寬領的細肩帶使胸部的深 V 若隱若現，粉頸上佩掛的水晶項鍊自然地垂在胸前凹陷處，讓人看或不看都為難。超短的裙身緊貼，腰部以下曲線玲瓏蜿蜒，使裙底充滿深邃的神秘感，修長的腿從短裙下脫然而出，彷彿水彩長筆畫法下，流暢平滑的線條，刻意分散整體視覺上的壓力。那不是單純的性感豔麗，蘊含更多的是急於擺脫稚嫩的青春氣息。

「嗨！」她發出聲音。我從睡夢中驚醒。

三天後，她再次出現。

就像前情提要一般，她的影像在純白的光點裡快速地組合，大眼、細眉、挺鼻、紅唇、短髮、細肩帶緊身裙、水晶鍊、黑褲襪、淺灰靴。然後，兩手環抱在胸前，輕微旋動腰身。沈默一段時間後，她微笑，極盡嬌媚地看著我，紅唇顫動：「嗨，等你呢！」畫面就此定格。不久，床頭鬧鐘響起，晨光悅然輕移照亮床前陽台。

此後，在我期待下，她幾乎天天到來。隨著夢的長短，她出現的時間也有長有短，但是衣著鮮麗不變，舉止溫柔婉約不變，笑意盈盈蕩漾不變。我站，她佇立一旁；我坐，她貼近依附。她總是在我面前輕微轉動細腰，像百無聊賴的無意識動作，更像等待著什麼。我想，她該伸伸懶腰的。她伸懶腰了。我想，她的身材高挑，舞姿必然迷人。她點頭，伸展身子，輕盈地轉個小半圈，曼妙的單人舞翩然而起。我目瞪口呆，不自主地鼓掌。她停下舞步，手掌輕輕地貼附著我的手。那掌心微溫，觸感如絲絹，也一如我所想像的。

記憶中重複出現的夢也是有的。像是登山，稍恍神，腳步踩個空，人筆直地滑落，始終觸不到谷底。或是參與考試，不知名卻極重要的考試，突發情況不斷，人像陷入無盡的迴圈，東奔西衝怎麼也進不了考場。類似這樣的夢總讓人懊惱，不論睡夢中或清醒後。

她的反復出現，不只處處賞心悅目，還貼心善解人意。這迥然不同以往的美夢，牽動我日日夜夜雀躍的好心情。

佛洛伊德說，夢是潛意識活動，在現實中難以實現或被壓抑的慾望，會透過夢獲得滿足。清醒時，主意識的防衛機制控管所有的願望，並蠻橫決定取捨。睡夢時，潛意識悄悄出現，被壓抑的慾求經過扭曲、變形然後出現，夢於是發生。

我努力搜尋記憶中的影像，從親朋至友、同事、同學，到一面之緣的路人甲乙丙。究竟是哪位被壓抑、深藏在我意識底層的女孩，讓我這樣魂牽夢縈？然而，那似乎熟悉的青春容顏，確實從未在我過去廿六年的生活中出現過。唯一的可能是：我「做」夢，「做」出了她。

創世混沌之初，上帝說：要有光，光便立即出現。上帝說：要有天空，於是就有了天空。上帝說：要有海洋和陸地，海、陸從此分開。上帝說要有花草綠樹，於是大地一片鬱鬱蔥蔥。上帝說：天空中要有光體，所以日月、星辰佈滿天空，接著，水中游魚，空中翔鳥，大地奔禽走獸，都隨上帝所欲。就這樣，上帝以祂的意識創造了天地萬物。

現在，就像上帝的創世紀，我的意識和潛意識創造出「她」。面對她時，我因驚喜而心悸，只是讓我困惑的是「我的創造」、「她的存在」是不是應該更有深意？

她頻繁地出現在我夢裡，不會只為乏味無聊地對望。不需過多的思考，我也能理解，她漫不經心地撥髮、噘嘴、凝望是在掩飾青春的躁動，花樣的十八年華，她憧憬一場無害、有質感的小戀愛，在遠離父兄提攜與監控的冒險下，感受傳說中春潮的微妙震撼。情竇乍開，夢已形成，愛戀與畏懼的矛盾在高漲的情懷下逐漸模糊，每個深沉的夜裡，她必然等待著與我更緊密的牽繫。

而我，創造者擁有權力，當然可以肆無忌憚地直視她胸前深陷的溝痕、窄裙底線的臀圍圓弧、大腿內側深部的幽微；當然可以任由雙手狂野地探索那細肩帶底下的激凸、緊身短裙下深邃處的溫潤、挑弄少女春心乍現時最劇烈的悸動，以她所有的綺麗和神秘，詮釋每個無痕的春夢。我的春夢。

那天，她來，以我熟悉的性感與嫵媚。

幽靜的花園，盛開豔紅的大花玫瑰，鳥鳴婉轉，彩蝶滿天，春意盎然。我的慾望與權力凝聚、膨脹並擴大至無限，伴隨昏眩與潮熱，夢境與現實變得混亂，只有急遽的心跳清晰而真實。

她靜默，猶豫不決，似乎感受到春情蕩漾的危險氣息。我意念堅定，沒有任何轉寰餘地。她無言地望著我，緩慢地走近，白晰的雙手柔弱地擋在胸前，那防禦顯得乏力...終於，咬唇、褪下細肩帶，淚珠從濕潤的眼眶簌簌而下。定格。擴大、迸出白色光點。我矚然驚醒。

隔天，她又宿命般地在我夢裡出現，依然與我熱絡貼近，只是笑容莫名地消失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...從此以後，沒有任何原因，看著我、靠近我時，她不再笑意燦爛，只有無盡的沈默與落淚，然後消失。我感受到失控的慌亂。

她是惡人綁架待贖的肉票，不管有無巨額的贖金，生命都處於倒數時刻，她凝聚意志，散發形而上的求助訊息；她是個迷路的幽靈，在意外中突然死去，忘記所來、無知於將往，在一場一場的夢境尋覓解放；或者，她是個放任春夢夜遊的懵懂少女，毫無警覺地誤闖我的夢，被禁錮其中，不得解脫，只能無力飲泣。而在這混亂中我扮演了什麼角色？

電影院裡摸我大腿，喉底咯咯發笑的中年男子；系裡否定我的創意，染指代筆的老師，都一再地從我的記憶浮現。更糟糕的是，夢中的我、中年男子、指導老師的臉孔其實同樣陌生，甚至無從區別。

如果這是個隱喻，那也應該有些蛛絲馬跡。

往後的一個多月，在每個夢境戛然而止，印象最清晰的片刻，我懷著救贖的心情，迅速下床，攤開畫紙，描繪出最完整的「她」。端莊佇立的、俏皮吐舌的、羞澀含頷的、曼妙舞蹈的、蓮指拈花的、仰臉期盼的、低首垂淚的，她的形像在我日以繼夜地繪製下，逐張完稿。那些圖彷彿原就儲存在我腦裡，現在被流暢地複製出來，同時，我也發現原來她是這麼真實。

她活出來了。

我運用各種網路貼圖尋人的管道，讓她的圖片流傳在各大 bbs、facebook、嘆浪網站。貼圖上有我的留言：「我不認識妳，但我在找妳」、「如果認識她，懇請轉告她」。

網友回覆的效率超乎我的想像，幾天後，我的電子信箱幾乎被灌爆。

「廢！」

「無聊！」

「寂寞男，尋找迷失的春天？」

這種冷嘲熱諷的回覆佔大多數。自以為具建設性的也有：

「尋人、抓猴蒐証，幸福婚姻的最後防線，徵信權威…」

「眾裡尋她千百度，驀然回首…愛，在紅娘婚姻。」

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已經等待你千年百年，告訴我，你有多想我，安慰我每個難眠的夜，請撥 0 2 0 4……」

其中更難堪的是：

「這是板主的警告，您已嚴重違反使用規範：有置入商業廣告嫌疑，依規定停權一週，若需申訴，請…」

網路世界當然不是虛擬，那些不著邊際的留言，足夠形塑另一個混亂的真實世界。這些嘲諷讓我鬱悶，但比起每個夜晚，看著她無助、孱憊地落淚，這鬱悶卻又微不足道。

診所距離公司的辦公室只有幾分鐘的路程。

在辦公大樓等電梯時，我認真地想著醫生說的腦部斷層掃描。

電梯外站兩個人，無聊地看著大樓公告。

「噹！」電梯門滑開，兩人搶進電梯，幾乎撞上我。我仔細看這兩個冒失鬼，一高一矮。高個的年紀比我大，抱著牛皮紙袋，一進電梯就靠內壁站著；矮個的大約廿不到，個頭小，但是手臂外側有一道十公分左右的刀疤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短暫的目光接觸時，我禮貌地點頭，他們卻刻意地仰頭，視若無睹。電梯迅速上升，在七樓停下，我走出電梯，從口袋找出鑰匙。忽然後方一陣錯亂的腳步聲，我來不及回頭，電梯裡的兩人，已經一左一右衝過來架起我。同時，帶疤痕的迅速搶走我手上的鑰匙，開門，連拉帶推地把我擠進辦公室。高個的關門，守門。帶刀疤的隨後把鑰匙扔在茶几上，彎腰從褲管內掏出藍波刀，大刺刺地坐在沙發，大拇指挑釁地撥弄刀緣的鋸齒。

「放輕鬆點，帥哥，隨便坐！怎麼說也是你的地方，我們不速之客才失禮哩！」刀疤男指著對面的沙發。「不會當我們是搶劫來的吧！這屋裡怕也沒什麼值錢的！知道這辦公室沒有別的人，來做點溝通罷了，不必想太多。」

我壓抑住心裡的慌亂，看著亮晃晃的藍波刀，順從地坐下、點頭同意。

「不想耽誤彼此的時間，問一些問題，爽快的回答，溝通良好，我們轉頭就走，以後也沒必要再見，懂我們的意思嗎？」

「所以，直接切入主題。說，你怎麼把 Jenny 弄到手的？得到什麼好處？」刀疤男皮笑肉不笑地問。

「兩位可能找錯人，誰是 Jenny？」大樓裡人雜，誤會也是常有的事，感覺狀況不應該像眼前這樣。

「厚，怎麼一開始都要這樣擺爛？你們搞錯了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！撇得乾淨，然後…該做的一樣也少不了，我必須先用刀子在你臉上作勢畫兩下，再按著你的左手，剃下小指頭，扔到馬桶沖走，然後你抓著血淋淋的手，連哭帶喊一五一十地全盤托出，臨了刀子還是得在你肚子捅上一刀，惹火了嘛！嘖嘖，這年頭，誰不要形象，都說了，溝通管道順暢嘛，碰上了總是緣份，主動配合點，沒必要搞得那麼血腥暴力！」刀疤男向高個的招手，高個兒把資料袋的東西抽出來，攤在沙發上。

是「她」的圖片！

「成人網站下載的，歷經好幾手的轉貼，追兩個禮拜才找到你的 IP！」

我心跳急促起來。不是擔心違法，這些圖是我的作品，絕無侵權問題，內容上即使性感，也絕非色情猥褻圖，三點不露。

「再問一次，怎麼會有 Jenny？」

「那是我自己的畫作，而且我從沒用過 Jenny 這類名字，我不知道您們是那單位，但是這樣的貼圖不會有問題吧！」我裝輕鬆，試探地說，也是實話。

「靠！」刀疤男從對面沙發彈到我面前，一把扯住頭髮，把我壓到沙發下，咆哮著：「聽不懂？聽不懂該回答什麼嗎？誰—給—你—的？」

「我發誓，真的，是我自己…」

高個的靠過來把刀疤男拉開，順手把茶几上的 Jenny 收起來，然後冷冷的說：「你畫的？最好真是你畫的，否則準備倒大楣了！」高個的扔下畫紙和鉛筆。「現在就畫出來給我看！」

「信他喔？」刀疤男不耐煩地嘀咕幾句，然後又甩弄起藍波刀。

他們像玩真的，我不敢再有意見。

畫「她」對我來說毫無難度，半年來她的顰笑舉止幾乎烙印在我心底，任何時候我都能清楚、細膩地畫出她動人的模樣。只是我想不通，他們從網路偷我的圖，弄出 Jenny 這名字、還一副兇狠樣，搞什麼？

高個的站我身旁盯著我畫，像監考官似的。刀疤男不情願地躺在沙發，右腳還不停抖動。房間裡只有我的鉛筆與畫紙磨觸時急促的「沙沙」聲。人像素描很耗時，打輪廓還好，臉部細緻的實像化，就真得考驗耐心了。他們的耐心。

當「她」的臉部大致成形時，高個兒急躁地搶過素描，瞪大眼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，揮手招呼了刀疤男。

「喔，怪了，怪了！」刀疤男看了圖，又看了我，最後還是盯著「她」。

「爲什麼？爲什麼你會畫 Jenny？」高個的語氣有些頹喪。

我不知道他們的來歷，但是我不想惹麻煩，事實上也沒什麼需要隱瞞的。我把半年來，幾乎天天夢見她的事說了，這些話，我和醫生談過，即使他們不相信，也不怕他們笑話。

意外的，他們沒有笑。

「事情大條了！」高個兒說。

「比你所能想像的還大很多！」刀疤男對我揮藍波刀，接著說。

事實上，什麼大事也沒有。

兩個星期過去，我的生活依然悠哉。手機時不時會響起，除了老總交辦工作外，就是那位叫而玉的女孩偶而傳來一些不好笑的簡訊笑話。唯一的「大事」是，我再也沒夢見「她」。那天，兩個陌生人把我畫的「她」帶走（他們始終稱她是 Jenny，不給任何詢問）。那晚和之後，我都不再夢見她了。

我的夜晚變得有些恍惚，常常是處於半夢半醒，偶而似乎有夢，不久又渙散開，勉強看到的，都是迸射開來的雪花點，好像電視的收播畫面。

她真的走了。

我陷入深度的擔心。她處在非常狀態，卻對我完全失望，不再求救，或者她受到干擾，無法再到我夢裡傳遞信息。甚至，他們，像刀疤男那樣的傢伙，已經對她動手了。

我充滿無力感，只能更努力作畫，並且以「Jenny 唯美系列」為主題繼續貼上網。如果 Jenny 是她的名字，這應該能讓更多網友有興趣加入協尋。但是，這對刀疤男那批人就更像是挑釁了。

果然，幾天後我收到電子郵件：「把貼圖全部撤下，我們需要約個地方再聊聊。」沒有署名，但是我知道是之前找麻煩的。他們接受我的提議，在靠近出海口的河堤公園碰面。既然避不開他們，在公共空間，至少彼此多些顧忌，我想。

「你搞什麼？我們兄弟幫你擋的麻煩還不夠嗎？」刀疤男一見面就劈哩啪拉，和上回一樣囂張。

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」高個兒冷靜的問。

我也不知道我要什麼，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。但是，我最想問 Jenny 在哪裡？是不是受到綁架、監禁、控制等各種形式的傷害？

刀疤男和高個的對望幾秒，然後大笑出聲。

「你以為我們混黑道的？你是小說看多了，以為社會黑得伸手瞧不見指頭，到處有人被抓、被綁、被砍？我們還吃撐了咧！」

那麼，Jenny 呢？哪裡去了？

「先坐下！」高個的壓低聲音正經地說：「你最好忘記這件事，她跟你完全無關！請你別再他媽的亂搞！」

「聽清楚，Jenny，你畫的那女生，並不存在。她是我們公司開發完成，即將推出的擬真美女。這是極重要的商業機密，不久她將代言與你日常生活緊密關連的食衣住行各項產品、擔任網路視訊的代理解說員，未來也可能坐上電視新聞主播台、講解氣象什麼的。」

「她當然有這條件，公司耗資千萬，從亞洲十大名模擷取最吸引人的部份，包括衣著、儀態、舉止、喜怒哀樂各款表情，最後整合模組化，她幾乎完美無瑕！」

「可以想像你惹上多大的麻煩嗎？你讓身價千萬的 Jenny，在正式出場前，被盜用，到處張貼，甚至貼到色情網去。這是數億元的生意。公司徹查相關人員，要找出洩密者，瞭解目的和管道，後續免不了有整套煩死人的資安重建工作。而你就是所有麻煩的源頭！」

我搖搖頭，我聽懂高個的意思，但是我沒辦法相信，我熟悉的「她」是他們精心設計的。她是我夢裡的人，是我一筆一劃把她畫出來的。

「說那麼多他聽不懂啦，反正，Jenny 和你無關，不要再亂貼、亂傳她的圖片，否則後果自負！」刀疤男一臉兇悍。

「他開玩笑，你別當真，找你出來是想解決問題。公司組織雖然複雜，大致上還正派經營，非不得已，仁義道德還是會顧到。我相信你夢見 Jenny，但爲什麼會這樣，坦白說，我們也不很清楚。」

「Jenny 計畫，在業界一直很低調，並採取最高規格的保密，特別是最後的動態擬真階段，我們啓動雲端系統，讓整個動態模組封存在雲端，照理說 Jenny 絕對不可能被盜用。」

「雲端系統的隨機存取運算是絕對安全的系統，它和磁片、光碟、硬碟等有形設備，完全不同，那些低層級的儲存設備，再多的加密，想破解根本都是舉手之勞。」

「關於雲端系統，我只能約略說明。人腦有 95% 終其一生閒置不用，雲端系統主要是將人們閒置部份的大腦用磁波交錯連結，形成超級伺服器，取得系統權限後，使用者可以隨時存取雲端的資料。理論上，雲端的資料儲存量可以大到全人類大腦皮層所能容納的總和，更重要的，資料存放在不特定人的大腦皮層，當然不可能被駭客入侵或盜用。」

資料寄存人腦？不違法嗎？何況，大費周章，只爲存取資料，根本得不償失，這完全不合理！

「我說過，雲端用的是閒置的大腦皮層，不過就是人們多餘的部分，類似資源回收，大家無所知覺，法律當然也管不到！」

「至於運用上，雲端不只能儲存人類一輩子所需要的資料，擴大存取的功能後，它可以唯讀人們大腦皮層常用的那 5%。於是，在商業上，可以輕易取得區域、性別、年齡族群的消費模式；在政治上，不需任何形式的票選分類，政黨傾向一覽無遺；在教育上，民眾的認知水準與知識能力，也能準確量化分析。」

「而大腦 95% 的閒置區，因爲具有寫入功能，未來動點手腳，說不定能操控個人的潛意識。這麼一來，新商品利用雲端，能迅速變成民眾熟悉的品牌；選舉時，透過雲端操作，可以深入選民的意識，建立認同感博得選票；政府施政，從雲端做最有效的民意溝通，高支持度當然沒問題。」

「這種雲端置入行銷模式，以我的層級也只是瞎子摸象，只懂些皮毛，你當然還是不知道的好。」

洗腦？就算真有這種技術，也不可能有那麼多連結人腦與超級伺服器的設備。是開玩笑吧！

「這部分我不能說太多，反正你只想知道爲什麼會夢見 Jenny，而我們想知道的是，你爲什麼能侵入雲端，這才是今天約你的重點。」高個的詭異地笑著：「方便借一下手機嗎？」

我掏出手機遞給他。

他熟練地退出電池，抽出 SIM 卡，我正想問。忽然，他站起身，手機狠狠地往地上砸，緊接著抬腳猛踹！

「啊！」我急忙站起，他卻挺身擋著我。然後刀疤男衝過來，用力一踢，被踹得肚破腸流的手機「啪！」地一聲跌落水裡。

「好了，應該沒事啦！」高個的把 SIM 卡還給我，正經地說：「上回我暫時把 Jenny 移走，結果你還一直侵入雲端，惹得公司恨不得把你砍了。其實 Jenny 還算小事，雲端出現漏洞就真會死人的！幸好，這兩天我想到你的手機，這款三年前的舊機，有小部分植入測試用晶片，果然就出事了。」

「都是手機惹的禍，讓你變成自己大腦閒置區的駭客！」

「沒事啦，不會捨不得吧，應該也是零元機吧！」刀疤男看我盯著水面，友善地拍了我肩。

「這麼說，以後我不可能再夢見她－Jenny？」看他們那麼輕鬆，我忽然莫名地擔心起來。

「嗯！也不完全是。當然，你不可能再夢到 Jenny，但是不久就會再見到 Jenny。開始就說了，她會先接一檔線上遊戲的代言，你會認出她的！」高個笑著說。

「記得別又亂貼圖了！」刀疤男也笑著叮嚀：「緣分一場，聽我勸，買新點、好點的手機，安全些！」

那天下午我就買新手機了。新機型、高級的，賣手機的小姐說。

我真的再也沒有夢到她，連雪花白點都沒出現過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感覺思路也變清晰了。但是，知道不再有夢後，每晚睡前心底總會浮現淡淡的感傷。

我曾經聯絡而玉。問她，是否還記得辦門號時附贈我的手機型號。

「我記得你，我賣出的第一個門號！」而玉接到電話，有些意外，但是顯得興奮：「手機市場混亂極了，汰換率超高的，通常半年左右，各型號就消失大半。當然，費點心思還是找得到。只是…」

而玉說話速度忽然轉慢：「只是，你確定只想問手機？還是藉故想和我約會、吃飯、看電影什麼的？我必須先聲明，你這人並不討厭，但是，我還年輕，如果不急著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，我願意呦。」

我笑得尷尬，以至於錯過她還說的什麼。只有一件我倒是聽清楚了：

「跟你說，現在，我也是店長喔，賣的是創意精品，月營業額不差，賣場人氣還直線往上飆，是最新雲端技術的網路商場呢！」

我腦子裡一陣短暫的暈眩，身體好像急遽地往上騰，直達雲端，隨即又緩緩地下墜，周遭密密地布滿雲霧狀的白色光點，仔細一看，我、而玉原來也都只是其中渺小的微光。